



1 4
1555
106



表氏世範

附集事詩鑒

門 14
號 1555
卷 106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袁氏世範

按袁氏世範三卷宋袁采撰衢州志采字君載信安人登進士第三宰劇邑以廉明剛直稱仕至監登聞檢院陳振孫書錄解題采嘗令樂清修縣志十卷是編卽其在樂清時所作分睦親處己治家三門題曰訓俗府判劉鎮爲之序因更名世範其書於立身處世之道反覆詳盡所以砥礪末俗者極爲篤摯蓋本爲垂訓家塾而設故其行文閒不

世範提要

一知不足齋叢書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本

免於鄙淺然大要明白切要覽者易曉未始不可
與房元齡家誠穆寧家訓諸書互相發明也續通
考又稱采令政和時著政和雜著縣令小錄皆有
可觀蓋亦留心風化之士云

袁氏世範序

思所以爲善又思所以使人爲善者君子之用心也三
衢袁公君載德足而行成學博而文富以論思獻納之
姿屈試一邑學道愛人之政武城弦歌不是過矣一日
出所爲書若干卷示鎮曰是可以厚人倫而美習俗吾
將版行於茲邑子其爲我是正而爲之序鎮熟讀詳味
者數月一曰睦親二曰處己三曰治家皆數十條日其
言則精確而詳盡其意則敦厚而委曲習而行之誠可
以爲孝悌爲忠恕爲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然是書

也豈唯可以施之樂清達諸四海可也豈唯可以行之
一時垂諸後世可也噫公爲一邑而切切焉欲以爲己
者爲人如此則他日致君澤民其思所以兼善天下之
心蓋可知矣鎮於公爲太學同舍生今又蒙賴於桑梓
荷意不鄙乃敢冠以骺骹之文而欲目是書曰世範可
乎君載諱采淳熙戊戌中元日承議郎新權通判隆興
軍府事劉鎮序

同年鄭公景元貽書謂余曰昔溫國公嘗有意於是
止以家範名其書不曰世也若欲爲一世之範模則

有箕子之書在今恐名之者未必人不以爲諂而
之者或以爲僭宜從其舊目此真確論正契余心敢
不敬從且刊其言於左使見之者知其不爲府判劉
公之云云而私變其說也采謹書

重刊袁氏世範序

蘇老泉族譜亭記義主於積之有本末施之有次第顧
通篇專舉鄉之望人以爲戒其詞隱其旨遠讀之者或
未能得其微意之所存焉若茲世範一書則凡以睦親
以處己以治家者靡不明白切要使人易知易從俗訓
云乎哉卽以達之四海垂之後世無不可已吳門袁子
又愷新修家譜於汝南文獻蒐羅大備矣近獲陶齋謝
湖兩先生珍藏世範附梓於後正如夏鼎商彝燦陳几
席令人不作三代以下想微特袁氏所當世寶抑亦舉

世有心人亟奉為典型者也此書曾刊於陶南邨說郭
鍾瑞先唐宋叢書中類多訛缺今屬宋雕善本讎校精
審沈晦數百年乃得又愷重登梨棗頓還舊觀是誠作
者之厚幸也夫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立冬日震澤楊復吉撰

袁氏世範卷一

吳郡袁氏傳經堂家乘本

睦親

性不可以強合

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
子或因於責善兄弟或因於爭財有不因責善爭財而
不和者世人見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而莫明其
由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
輕薄或持檢或放縱或喜閒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
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

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況凡臨事之際一以爲是一以爲非十以爲當先一以爲當後一以爲宜急一以爲宜緩其不齊如此若互欲同於己必致於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至於十數則不和之情自茲而啓或至於終身失歡若悉悟此理爲父兄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己爲子弟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幾諫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聖人教人和家之要術也宜熟思之

人必貴於反思

人之父子或不思各盡其道而互相責備者尤啓不和之漸也若各能反思則無事矣爲父者曰吾今日爲人之父蓋前日嘗爲人之子矣凡吾前日事親之道每事盡善則爲子者得於見聞不待教詔而知倣儻吾前日事親之道有所未善將以責其子得不有愧於心爲子者曰吾今日爲人之子則他日亦當爲人之父今吾父

世範卷一
之撫育我者如此畀付我者如此亦云厚矣他日吾之待其子不異於吾之父則可以俯仰無愧若或不及非惟有負於其子亦何顏以見其父然世之善爲人子者常善爲人父不能孝其親者常欲虐其子此無他賢者能自反則無往而不善不賢者不能自反爲人子則多怨爲人父則多暴然則自反之說惟賢者可以語此

父子貴慈孝

慈父固多敗子子孝而父或不察蓋中人之性遇強則避遇弱則肆父嚴而子知所畏則不敢爲非父寬則子

玩易而恣其所行矣子之不肖父多優容子之愚慤父或責備之無已惟賢智之人卽無此患至於兄友而弟或不恭弟恭而兄或不友夫正而婦或不順婦順而夫或不正亦由此強卽彼弱此弱卽彼強積漸而致之爲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爲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賢父喻己父則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無偏勝之患矣至於兄弟夫婦亦各能以他人之不及者喻之則何患不友恭正順者哉

處家貴寬容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
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
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疔贅雖甚可惡不可決
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
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父兄不可辨曲直

子之於父弟之於兄猶卒伍之於將帥胥吏之於官曹
奴婢之於雇主不可相視如朋輩事事欲論曲直若父
兄言之失顯然不可掩子弟止可和言幾諫若以曲

理而加之子弟尤當順受而不當辨為父兄者又當自
省

人貴能處忍

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
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
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
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
知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
寧幾何不使之入於吾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

於言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親戚不可失歡

骨肉之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宜深思之

家長尤當奉承

興盛之家長幼多和協蓋所求皆遂無所爭也破蕩之

子未嘗有過而家長每多責罵者衣食不給觸事不諧積忿無所發惟可施於妻孥之前而已妻孥能知此則尤當奉承

順適老人意

年高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受飲食果實小惠喜與孩童玩狎爲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其意則盡其歡矣

孝行貴誠篤

人之孝行根於誠篤雖繁文末節不至亦可以動天地

感鬼神嘗見世人有事親不務誠篤乃以聲音笑貌繆
爲恭敬者其不爲天地鬼神所誅則幸矣況望其世世
篤孝而門戶昌隆一苟能知此則自此而往應與物
接皆不可不誠有識君子試以誠與不誠者較其久遠
效驗孰多

人不可不孝

人當嬰孺之時愛戀父母至切父母於其子嬰孺之時
愛念尤厚撫育無所不至蓋由氣血初分相去未遠而
嬰孺之聲音笑貌自能取愛於人亦造物者設爲自然

之理使之生生不窮雖飛走微物亦然方其子初脫胎
卵之際乳飲哺啄必極其愛有傷其子則護之不顧其
身然人於既長之後分稍嚴而情稍疎父母方求盡其
慈子方求盡其孝飛走之屬稍長則母子不相識認此
人之所以異於飛走也然父母於其子幼之時愛念撫
育有不可以言盡者子雖終身承顏致養極盡孝道終
不能報其少小愛念撫育之恩況孝道有不盡者凡人
之不能盡孝道者請觀人之撫育嬰孺其情愛如何終
當自悟亦猶天地生育之道所以及人者至廣至大而

十餘卷一
人之回報天地者何在有對虛空焚香跪拜或名羽流齋醮上帝則以爲能報天地果足以報其萬分之一乎況又有怨咨乎天地者皆不能反思之罪也

父母不可妄憎愛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求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陵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及其年齒漸長愛心漸疎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撫其小疵以爲大惡如遇親故

妝飾巧辭歷歷陳數斷然以大不孝之名加之而其子實無他罪此父母妄憎之過也愛憎之私多先於母氏其父若不知此理則徇其母氏之說牢不可解爲父者須詳察此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

子弟須使有業

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而有業則不至於飢寒富貴而有業則不至於爲非凡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博奕異衣服飾輿馬與羣小爲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無業以度日遂起爲非之心小人贊其爲非則

有舖啜錢財之利常乘閒而翼成之子弟痛宜省悟

子弟不可廢學

大抵富貴之家教子弟讀書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聖賢言之精微然命有窮達性有昏明不可責其必到尤不可因其不到而使之廢學蓋子弟知書自有所謂無用之用者存焉史傳載故事文集妙詞章與夫陰陽卜筮方技小說亦有可喜之談篇卷浩博非歲月可竟子弟朝夕於其閒自有資益不暇他務又必有朋舊業儒者相與往還談論何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與小

人爲非也

教子當在幼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一長幼尊卑之分別不可不嚴謹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分別幼而示之以均一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而教之以嚴謹則長無悖慢之患幼而有所分別則長無爲惡之患今人之於子喜者其愛厚而惡者其愛薄初不均平何以保其他日無爭少或犯長而長或陵少初不訓責何以保其他日不悖賢者或見惡而不肖者或見愛初不允當何以保其

他日不爲惡

父母愛子貴均

人之兄弟不和而至於破家者或由於父母憎愛之偏衣服飲食言語動靜必厚於所愛而薄於所憎見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心不能平積久之後遂成深讐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也苟父母均其所愛兄弟自相和睦可以兩全豈不甚善

父母常念子貧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心於我矣

子孫當愛惜

人之子孫雖見其作事多拂己意亦不可深憎之大抵所愛之子孫未必孝或早夭而暮年依託及身後葬祭多是所憎之子孫其他骨肉皆然請以他人已驗之事觀之

父母多愛幼子

同母之子而長者或爲父母所憎幼者或爲父母所愛此理殆不可曉竊嘗細思其由蓋人生一二歲舉動笑語自得人憐雖他人猶愛之況父母乎纔三四歲至五六歲恣性啼號多端乖劣或損動器用冒犯危險凡舉動言語皆人之所惡又多癡頑不受訓誡故雖父母亦深惡之方其長者可惡之時正值幼者可愛之日父母移其愛長者之心而更愛幼者其憎愛之心從此而分遂成迤邐最幼者當可惡之時下無可愛之者父母愛無所移遂終愛之其勢或如此爲人子者當知父母愛

之所在長者宜少讓幼者宜自抑爲父母者又須覺悟稍稍回轉不可任意而行使長者懷怨而幼者縱欲以致破家可也

祖父母多愛長孫

父母於長子多不之愛而祖父母於長孫常極其愛此理亦不可曉豈亦由愛少子而遷及之耶

舅姑奉承

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爲父所喜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固父之口於私愛然爲子

者要當一意承順則天理久而自協凡人之婦性行不相遠一有小姑者獨不爲舅姑所喜此固舅姑之愛偏然爲兒婦者要當一意承順則尊章久而目悟或父或舅姑終於不察則爲之爲婦無可奈何加敬之外任之而已

同居貴懷公心

兄弟子姪同居至於不和本非大有所爭由其中有一人設心不公爲己稍重雖是毫末必獨取於衆或衆有所分在己必欲多得其他心不能平遂啓爭端破蕩家

產馴小得而致大患若知此理各懷公心取於私則皆取於私取於公則皆取於公衆有所分雖果實之屬直不數十文亦必均平則亦何爭之有

同居長幼貴和

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或恃長陵轍卑幼專用其財自取溫飽因而成私簿書出入不令幼者預知幼者至不免飢寒必啓爭端或長者處事至公幼者不能承順盜取其財以不肖之資尤不能和若長者總持大綱幼者分幹細務長必幼謀幼必長聽各盡公心自然無爭

世範卷一
兄弟貧富不齊
兄弟子姪貧富厚薄不同富者既懷獨善之心又多驕傲貧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妒嫉此所以不和若富者時分惠其餘不恤其不知恩貧者知自有定分不望其必分惠則亦何爭之有

分析財產貴公當

朝廷立法於分析一事非不委曲詳悉然有果是竊衆營私却於典賣契中稱係妻財置到或詭名置產官中不能盡行根究又有果是起於貧寒不因父祖資產自

能奮立營置財業或雖有祖衆財產不因於衆別自殖立私財其同宗之人必求分析至於經縣經州經所在官府累十數年各至破蕩而後已若富者能反思果是因衆成私不分與貧者於心豈無所歉果是自置財產分與貧者明則爲高義幽則爲陰德又豈不勝如連年爭訟妨廢家務及資備畏糧與囑託吏胥賄賂官員之徒費耶貧者亦宜自思彼實竊衆亦由辛苦營運以至增置豈可悉分有之況實彼之私財而吾欲受之寧不白愧苟能知此則所分雖微必無爭訟之費也

同居不必私藏金寶

人有兄弟子姪同居而私財獨厚慮有分析之患者則買金銀之屬而深藏之此爲大愚若以百千金銀計之用以買產歲收必十千十餘年後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與者皆其息也況百千又有息焉用以典質營運三年而其息一倍則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與者皆其息也況又三年再倍不知其多少何爲而藏之篋笥不假此收息以利衆也余見世人有將私財假於衆使之營家久而止取其本者其家富厚均及兄弟子

姪縣縣不絕此善處心之報也亦有竊盜衆財或寄妻家或寄內外姻親之家終爲其人用過不敢取索及取索而不得者多矣亦有作妻家姻親之家置產爲其所掩有者多矣亦有作妻名置產身死而妻改嫁舉以自隨者亦多矣凡百君子幸詳鑒此止須存心

分業不必計較

兄弟同居甲者富厚常慮爲乙所擾十數年間或甲破壞而乙乃增進或甲亾而其子不能自立乙反爲甲所擾者有矣兄弟分析有幸應分人典賣而已欲執贖則

將所分田產丘丘段段平分或以兩旁分與應分人而已分處中往往應分人未賣而已分先賣反爲應分人執鄰取贖者多矣有諸父俱亡作諸子均分而無兄弟自分後獨昌多兄弟者分後浸微者有多兄弟之人不願作諸子均分而兄弟各自昌盛勝於獨據全分者有以兄弟累衆而已累獨少力求分析而分後浸微反不若累衆之人昌盛如故者有以分析不平屢經官求再分而分到財產隨即破壞反不若被論之人昌盛如故者世人若知智術不勝天理必不起爭訟之心

兄弟貴相愛

兄弟義居固世之美事然其間有一人早亡諸父與子姪其愛稍疎其心未必均齊爲長而欺瞞其幼者有之爲幼而悖慢其長者有之顧見義居而交爭者其相疾有甚於路人前日之美事乃甚不美矣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爲孝義一有交爭則孝義何在

衆事宜各盡心

兄弟子姪有同門異戶而居者於衆事各宜盡心不可

令小兒婢僕有擾於衆雖是細微皆起爭之漸且衆之庭宇一人勤於掃灑一人全不之顧勤掃灑者已不能平況不之顧者又縱其小兒婢僕常常狼籍且不容他人禁止則怒詈失歡多起於此

同居相處貴寬

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若閒或一再尚可與辯至於百無一是且朝夕以此相臨極爲難處同鄉及同官亦或有此當寬其懷抱以無可奈何處之

友愛弟姪

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服制減於父母一等者蓋謂其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其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遠故幼而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而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又有因其無父母欲兼其財百端以擾害之何以責其猶子之孝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母如仇讐矣

和兄弟教子善

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於兄弟則相視如仇讐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已之已弟即父之諸子已之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於兄弟不和則已之諸子更相視傲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於已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背後之言不可聽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人之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寧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況兩遞其言又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聞其所親

同居不可相譏議

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不可默造慮其適議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可況其間有不曉

事之人好伏於幽暗之處以伺人之言語此生事與爭之端豈可久與同居然人之居處不可謂僻靜無人而輒譏議人必慮或有聞之者俗謂牆壁有耳又曰日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婦女之言寡恩義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輩蓋婦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皆假合強爲之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恩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乖變生矣

於是有親兄弟子姪隔屋連牆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肖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以其兄弟者有不卹兄弟之貧養親必欲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者有不卹兄弟之貧葬親必欲均費寧畱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殫述亦嘗見有遠識之人知婦女之不可諫誨而外與兄弟相愛常不失歡私救其所急私調其所乏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貧者雖深怨其婦女而重愛其兄弟至於當分析之際不敢以貧故而貪愛其兄弟之財產者蓋由見識高遠之人不聽婦女之言而先施

之厚因以得兄弟之心也

婢僕之言多閒鬪

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又多出於婢妾之間鬪婢妾愚賤尤無見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為忠於主母若婦女有見識能一切勿聽則虛佞之言不復敢進若聽之信之從而愛之則必再言之又言之使主母與人遂成深讐為婢妾者方洋洋得志非特婢妾為然奴隸亦多如此若主翁聽信則房族親戚故舊皆大失歡而善良之僕佃皆翻致誅責矣

親戚不宜頻假貸

房族親戚鄰居其貧者纔有所闕必請假焉雖米鹽酒醋計錢不多然朝夕頻頻令人厭煩如假借衣服器用既為損污又因以質錢借之者歷歷在心日望其償其借者非惟不償又行行常自若且語人曰我未嘗有纖毫假貸於他此言一達豈不招怨怒

親舊貧者隨力周濟

應親戚故舊有所假貸不若隨力給與之言借則我望其還不免有所索索之既頻而負債冤主反怒曰我欲

償之以其不當頻索則姑已之方其不索則又曰彼不
下氣問我我何爲而強還之故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
終於交怨而後已蓋貧人之假貸初無有償之意縱有
有償之意亦何由得償或假貸作經營又多以命窮計
拙而折閱方其始借之時禮甚恭言甚遜其感恩之心
可指日以爲誓至他日責償之時恨不以兵刃相加凡
親戚故舊因財成怨者多矣俗謂不孝怨父母欠債怨
財主不若念其貧隨吾力之厚薄舉以與之則我無責
償之念彼亦無怨於我

子弟常宜關防

子孫有過爲父祖者多不自知貴官尤甚蓋子孫有過
多掩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不使其父祖
知之至於鄉曲貴宦人之進見有時稱道盛德之不暇
豈敢言其子孫之非況又自以子孫爲賢而以人言爲
誣故子孫有彌天之過而父祖不知也聞有家訓稍嚴
而母氏猶有庇其子之惡不使其父知之富家之子孫
不肖不過耽酒好色賭博近小人破家之事而已貴宦
之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強索人之酒食強貸人之

錢財強借人之物而不還強買人之物而不償親近羣
小則使之假勢以陵人侵害善良則多致飾詞以妄訟
鄉人有曲理犯法事認爲已事名曰擔當鄉人有爭訟
則僞作父祖之簡于懇州縣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
稅免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也其隨侍也
私令市賈買物私令吏人買物私託場務買物皆不償
其直吏人補名吏人免罪吏人有優潤皆必責其報典
買婢妾限以低價而使他人填賠或同院子游狎或于
場務放稅其他妄有求覓亦非一端不卹誤其父祖陷

於刑辟也凡爲人父祖者宜知此事常關防更常詢訪
或庶幾焉

子弟貪繆勿使仕宦

子弟有愚繆貪汚者自不可使之仕宦古人謂治獄多
陰德子孫當有興者謂利人而人不知所自則得福今
其愚繆必以獄訟事悉委胥輩改易事情庇惡陷善豈
不與陰德相反古人又謂我多陰謀道家所忌謂害人
而人不知所自則得禍今其貪汚必與胥輩同謀貨鬻
公事以曲爲直人受其冤無所告訴豈不謂之陰謀士

廿一
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
家皆前事所致也有遠識者必信此言

家業興替係子弟

同居父兄弟善惡賢否相半若頑很刻薄不惜家業
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謹之
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
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養子長幼異宜

貧者養他人之子當於幼時蓋貧者無田宅可養暮年

惟望其子反哺不可不自其幼時衣食撫養以結其心
富者養他人之子當於既長之時今世之富人養他人
之子多以爲諱故欲及其無知之時撫養或養所出至
微之人長而不肖恐其破家方議逐去致有爭訟若取
於既長之時其賢否可以粗見苟能溫淳守己必能事
所養如所生且不致破家亦不致與訟也

子多不可輕與人

多子固爲人之患不可以多子之故輕以與人須俟其
稍長見其溫淳守己舉以與人兩家獲福如在襁褓卽

世範卷一
以與人萬一不肖既破他家必求歸宗往往興訟又破我家則兩家受其禍矣

養異姓子有礙

養異姓之子非惟祖先神靈不歆其祀數世之後必與同姓通婚姻者律禁甚嚴人多冒之至啓爭訟設或人不之告官不之治豈可不思理之所在江西養子不去其所生之姓而以所養之姓冠於其上若複姓者雖於經律無見亦知惡其無別如此

立嗣擇昭穆相順

同姓之子昭穆不順亦不可以爲後鳩鴈微物猶不亂行人乃不然至以叔拜姪於理安乎況起爭端設不得已養弟養姪孫以奉祭祀惟當撫之如子以其財產與之受所養者奉所養如父如古人爲嫂制服如今世爲祖承重之意而昭穆不亂亦無害也

庶孽遺腹宜早辨

別宅子遺腹子宜及早收養教訓免致身後論訟或已習爲愚下之人方欲歸宗尤難處也女亦然或與雜濫之人通私或婢妾因他事逐出皆不可不於生前早有

辨明恐身後有求歸宗而暗昧不明子孫被其害者

三代不可借人用

世有養孤遺子者及長使爲僧道乃從其姓用其三代有族人出家而借用有蔭人三代此雖無甚利害然有還俗求歸宗者官以文書爲驗則不可斷以爲非此不可不防微也

收養義子當絕爭端

賢德之人見族人及外親子弟之貧多收於其家衣食教撫如己子而薄俗乃有貪其財產於其身後強欲承

重以爲某人嘗以我爲嗣矣故高義之事使人病於難行惟當於平昔別其居處明其名稱若已嗣未立或他人之子弟年居己子之長尤不可不明嫌疑於平昔也娶妻而有前夫之子接脚夫而有前妻之子欲撫養不欲撫養尤不可不早定以息他日之爭同入門及不同入門同居及不同居當質之於衆明之於官以絕爭端若義子有勞於家亦宜早有所酬義兄弟有勞有恩亦宜割財產與之不可拘文而盡廢恩義也

孤女財產隨嫁分給

孤女有分必隨力厚嫁合得田產必依條分給若吝於目前必致嫁後有所陳訴

孤女宜早議親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親戚有高義者寧若與之議親使鞠養於舅姑之家俟其長而成親若隨母而歸義父之家則嫌疑之間多不自明

再娶宜擇賢婦

中年以後喪妻乃人之大不幸幼子穉女無與之撫存飲食衣服凡閨門之事無與之料理則難於不娶娶在室之人則少艾之心非中年以後之人所能御娶寡居之人或是不能安其室者亦不易制兼有前夫之子不能忘情或有親生之子豈免二心故中年再娶爲尤難然婦人賢淑目守和睦如一者不爲無人特難值耳

婦人不必預外事

婦人不預外事者蓋謂夫與子既賢外事自不必預若夫與子不肖掩蔽婦人之耳目何所不至今人多有游蕩賭博至於鬻田園甚至於鬻其所居妻猶不覺然則夫之不賢而欲求預外事何益也子之鬻產必同其母

而偽書契字者有之重息以假貸而兼并之人不憚於論訟貸茶鹽以轉貨而官司責其必償爲母者終不能制然則子之不賢而欲求預外事何益也此乃婦人之大不幸爲之奈何苟爲夫能念其妻之可憐爲子能念其母之可憐頓然悔悟豈不甚善

寡婦治生難託人

婦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務計算錢穀出入人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與其子同理家務不致破家蕩產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養其子敦睦內外姻親料

理家務至於興隆者皆賢婦人也而夫死子幼居家營生最爲難事託之宗族宗族未必賢託之親戚親戚未必賢賢者又不肯預人家事惟婦人自識書算而所託之人衣食自給稍識公義則庶幾焉不然鮮不破家

男女不可幼議婚

人之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婚姻大抵女欲得託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貴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乃可見若早議婚姻事無變易固爲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壻流

蕩不肖或所議之女很戾不檢從其前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爲薄義而爭訟由之以興可不戒哉

議親貴人物相當

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閥閱之高資產之厚苟人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況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

嫁娶當父母擇配耦

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很妒若嫁美婿萬一不和卒爲其棄出者有

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母不審之罪也

媒妁之言不可信

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給女家則曰男富給男家則曰女美近世尤甚給女家則曰男家不求備禮且助出嫁遣之資給男家則厚許其所遷之賄且虛指數目若輕信其言而成婚則責恨見欺夫妻反目至於此離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如此宜謹察於始

因親結親尤當盡禮

人之議親多要因親及親以示不相忘此最風俗好處然其間婦女無遠識多因相熟而相簡至於相忽遂至於相爭而不和反不若素不相識而驟議親者故凡因親議親最不可託熟闕其禮文又不可忘其本意極於責備則兩家周致無他患矣故有姪女嫁於姑家獨爲姑氏所惡甥女嫁於舅家獨爲舅妻所惡姨女嫁於姨家獨爲姨氏所惡皆由玩易於其初禮薄而怨生又有不審於其初之過者

女子可憐宜加愛

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爲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託女家及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也大抵女子之心最爲可憐母家富而夫家貧則欲得母家之財以與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貧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爲父母及夫者宜憐而稍從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後男家富而女家貧則欲得男家之財以與女家女家富而男家貧則欲得女家之財以與男家爲男女者亦宜憐而稍從之若或割貧益富此爲非宜不從可也

婦人年老尤難處

人言光景百年七十者稀爲其倏忽易過而命窮之人
晚景最不易過大率五十歲前過二十年如十年五十
歲後過十年不啻二十年而婦人之享高年者尤爲難
過大率婦人依人而立其未嫁之前有好祖不如有好
父有好父不如有好兄弟有好兄弟不如有好姪其既
嫁之後有好翁不如有好夫有好夫不如有好子有好
子不如有好孫故婦人多有少壯享富貴而暮年無聊
者蓋由此也凡其親戚所宜矜念

收養親戚當慮後患

人之姑姨姊妹及親戚婦人年老而子孫不肖不能供
養者不可不收養然又須關防恐其身故之後其不肖
子孫却妄經官司稱其人因飢寒而死或稱其人有遺
下囊篋之物官中受其牒必爲追證不免有擾須於生
前令白之於衆質之於官稱身外無餘物則免他患大
抵要爲高義之事須令無後患

分給財產務均平

父祖高年怠於管幹多將財產均給子孫若父祖出於

公心初無偏曲子孫各能戮力不事游蕩則均給之後
既無爭訟必致興隆若父祖緣有過房之子緣有前母
後母之子緣有子亾而不愛其孫又有雖是一等子孫
自有憎愛凡衣食財物所及必有厚薄致令子孫力求
均給其父祖又於其中暗有輕重安得不起他日爭端
若父祖緣其子孫內有不肖之人慮其侵害他房不得
已而均給者止可逐時均給財穀不可均給田產若均
給田產彼以爲己分所有必邀求尊長立契典賣典賣
既盡窺覷他房從而婪取必至興訟使賢子賢孫被其

擾害同於破蕩不可不思大抵人之子孫或十數人皆
能守已其中有一不肖則十數均受其害至於破家者
有之國家法令百端終不能禁父祖智謀百端終不能
防欲保延家祚者覽他家之已往思我家之未來可不
修德熟慮以爲長久之計耶

遺囑公平維後患

遺囑之文皆賢明之人爲身後之慮然亦須公平乃可
以保家如劫於悍妻黠妾因於後妻愛子中有偏曲厚
薄或妄立嗣或妄逐子不近人情之事不可勝數皆所

以興訟破家也

遺囑之文宜預爲

父祖有慮子孫爭訟者常欲預爲遺囑之文而不知風燭不常因循不決至於疾病危篤雖中心尚了然而口不能言手不能動飲恨而死者多矣況有神識昏亂者

袁氏世範卷一

袁氏世範卷二

處已

人之智識有高下

人之智識固有高下又有高下殊絕者高之見下如登高望遠無不盡見下之視高如在牆外欲窺牆裏若高下相去差近猶可與語若相去遠甚不如勿告徒費舌頰爾譬如弈碁若高低止較三五著尙可對弈國手與未識籌局之人對弈果如何哉

處富貴不宜驕傲

世範卷二

一知不足爲傲書

富貴乃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傲鄉曲若本自貧窶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顯此雖人之所謂賢亦不可以此取尤於鄉曲若因父祖之遺資而坐饗肥濃因父祖之保在而馴致通顯此何以異於常人其間有欲以此驕傲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

禮不可因人分輕重

世有無知之人不能一概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貴貧賤設爲高下等級見有資財有官職者則禮恭而心敬資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視貧者賤者則

禮傲而心慢曾不少顧卹殊不知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別如此長厚有識君子必不然也

窮達自兩塗

操履與升沈自是兩塗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貴操履不正自宜困阨若如此則孔顏應爲宰輔而古今宰輔達官不復小人矣蓋操履自是吾人當行之事不可以此責效於外物責效不效則操履必怠而所守或變爲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饗富厚智慧而

世範卷二
居貧寒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詰若知此理安而處之豈不省事

世事更變皆天理

世事多更變乃天理如此今世人往往見目前稍稍樂盛以爲此生無足慮不旋踵而破壞者多矣大抵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一變今不須廣論久遠只以鄉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論目前其成敗興衰何嘗有定勢世人無遠識凡見他人興進及有如意事則懷妬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則譏笑同居及同鄉人最多此

患若知事無定勢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妬人笑人哉

人生勞逸常相若

應高年饗富貴之人必須少壯之時嘗盡艱難受盡辛苦不曾有自少壯饗富貴安逸至老者早年登科及早年受奏補之人必於中年齟齬不如意却於暮年方得榮達或仕宦無齟齬必其生事窘薄憂飢寒慮婚嫁若早年宦達不歷艱難辛苦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多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多如此其閒亦有始終饗富貴者乃是有大福之人亦千萬人中閒有

之非可常也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饗富貴至終身蓋不知此理而又非理計較欲其子孫自少小安然享大富貴尤其蔽惑也終於人力不能勝天

貧富定分任自然

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設爲一定之分又設爲不測之機役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不如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蓋千萬人世人終以一二者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不知他人奔

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若定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故世有高見遠識超出造化機關之外任其自去自來者其胸中平夷無憂喜無怨尤所謂奔趨及相傾之事未嘗萌於意閒則亦何爭之有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耳

憂患順受則少安

人生世閒自有知識以來卽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

世範卷二
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所憂慮之事異爾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

謀事難成則永久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可測度如此靜思之則見此理可以寬懷

性有所偏在救失

人之德性出於天資者各有所偏君子知其有所偏故以其所習爲而補之則爲全德之人常人不自知其偏以其所偏而直情徑行故多失書言九德所謂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强者天資也所謂栗立恭敬毅溫廉塞義者習爲也此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也後世有以性急而佩韋性緩而佩弦者亦近此類雖然已之所謂偏者苦不自覺須詢之他人乃知

人行有長短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

人不可懷慢偽妬疑之心

處已接物而常懷慢心偽心妬心疑心者皆自取輕辱於人盛德君子所不爲也慢心之人自不如人而好輕薄人見敵已以下之人及有求於我者面前既不加禮背後又竊譏笑若能反省其身則愧汗浹背矣偽心之人言語委曲若甚相厚而中心乃大不然一時之聞人

所信慕用之再三則蹤跡露見爲人所唾去矣妬心之人常欲我之高出於人故聞有稱道人之美者則忿然不平以爲不然聞人有不如人者則欣然笑快此何加損於人祇厚怨耳疑心之人人之出言未嘗有心而反覆思繹曰此譏我何事此笑我何事則與人締怨常萌於此賢者聞人譏笑若不聞焉此豈不省事

人貴忠信篤敬

言忠信行篤敬乃聖人教人取重於鄉曲之術蓋財物交加不損人而益己患難之際不妨人而利己所謂忠

也有所許諾纖毫必償有所期約時刻不易所謂信也
處事近厚處心誠實所謂篤也禮貌卑下言辭謙恭所
謂敬也若能行此非惟取重於鄉曲則亦無入而不自
得然敬之一事於己無損世人頗能行之而矯飾假偽
其中心則輕薄是能敬而不能篤者君子指爲諛佞鄉
人久亦不歸重也

厚於責己而薄責人

忠信篤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後望其在人者如在己者
未盡而以責人人亦以此責我矣今世之人能自省其

忠信篤敬者蓋寡能責人以忠信篤敬者皆然也雖然
在我者既盡在人者亦不必深責今有人能盡其在我
者固善矣乃欲責人之似己一或不滿吾意則疾之已
甚亦非有容德者祇益貽怨於人耳

處事當無愧心

今人有爲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見不聞安然自肆無
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聰明不可掩凡吾
之處事心以爲可心以爲是人雖不知神已知之矣吾
之處事心以爲不可心以爲非人雖不知神已知之矣

吾心卽神神卽禍福心不可欺神亦不可欺詩曰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釋者以謂吾心以爲神之至
也尙不可得而窺測況不信其神之在左右而以厭射
之心處之則亦何所不至哉

爲惡禱神爲無益

人爲善事而未遂禱之於神求其陰助雖未見效言之
亦無愧至於爲惡事而未遂亦禱之於神求其陰助豈
非欺罔如謀爲盜賊而禱之於神爭訟無理而禱之於
神使神果從其言而幸中此乃貽怒於神開其禍端耳

公平正直人之當然

凡人行己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
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
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況下此者哉彼有行己不當
理者中有所慊動輒知畏猶能避遠災禍以保其身至
於君子而偶罹於災禍者多由自負以召致之耳

悔心爲善之幾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
之未有知識其賢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人不自知

也古人謂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可不勉哉

惡事可戒而不可為

凡人為不善事而不成正不須怨天尤人此乃天之所愛終無後患如見他人為不善事常稱意者不須多羨此乃天之所弃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姑少待之當自見也

善惡報應難窮詰

人有所為不善身遭刑戮而其子孫昌盛者人多怪之以為天理有誤殊不知此人之家其積善多積惡少

不勝多故其為惡之人身受其報不妨福祚延及後人若作惡多而享壽富安樂必其前人之遺澤將竭天不愛惜恣其惡深使之大壞也

人能忍事則無爭心

人能忍事易以習熟終至於人以非理相加不可忍者亦處之如常不能忍事亦易以習熟終至於睚眦之怨深不足較者亦至交讐爭訟期於取勝而後已不知其所失甚多人能有定見不為客氣所使則身心豈不大安寧

小人當敬遠

人之平居欲近君子而遠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長厚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長厚端謹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華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刻薄浮華矣且如朝夕聞人尚氣好凌人之言吾亦將尚氣好凌人而不覺矣朝夕聞人游蕩不事繩檢之言吾亦將游蕩不事繩檢而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大有定力必不免漸染之患也

老成之言更事多

老成之人言有迂闊而更事為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為迂闊凡其身試見效之言欲以訓後生者後生厭聽而毀詆者多矣及後生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艱難備嘗之後矣

君子有過必思改

聖賢猶不能無過況人非聖賢安得每事盡善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

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辨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言語貴簡當

言語簡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

小人爲惡不必諫

人之出言舉事能思慮循省而不幸有失則在可諫可議之域至於恣其情性而妄言妄行或明知其非而故爲之者是人必挾其兇暴強悍以排人之議已善處鄉曲者如見似此之人非惟不敢諫誨亦不敢寘於言議

之間所以遠悔辱也嘗見人不忍平昔所厚之人有失而私納忠言反爲人所怒曰我與汝至相厚汝亦謗我耶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

覺人不善知自警

不善人雖人所共惡然亦有益於人大抵見不善人則警懼不至自爲不善不見不善人則放肆或至自爲不善而不覺故家無不善人則孝友之行不彰鄉無不善人則誠厚之跡不著譬如磨石彼自銷損耳刀斧資之以爲利老子云不善人乃善人之資謂此爾若見不善

人而與之同惡相濟及與之爭爲長雄則有損而已夫何益

門戶當寒生不肖子

鄉曲有不肖子弟耽酒好色博奕游蕩親近小人參養馳逐輕於破蕩家產至爲乞匄竊盜者此其家門厄數如此或其父祖稔惡至此未聞有因諫誨而改者雖其至親亦當處之無可奈何不必譏譏徒厚其怨

正己可以正人

勉人爲善諫人爲惡固是美事先須自省若我之平昔

自不能爲人豈惟人不見聽亦反爲人所薄且如己之立朝可稱乃可誨人以立朝之方己之臨政有效乃可誨人以臨政之術己之才學爲人所尊乃可誨人以進修之要己之性行爲人所重乃可誨人以操履之詳己能身致富厚乃可誨人以治家之法己能處父母之側而諧和無閒乃可誨人以至孝之行苟惟不然豈不反爲所笑

浮言不足卹

人之出言至善而或有議之者人有舉事至當而或有

非之者蓋衆心難一衆口難齊如此君子之出言舉事
苟揆之吾心稽之古訓詢之賢者於理無礙則紛紛之
言皆不足卹亦不必辨自古聖賢當代宰輔一時守令
皆不能免况居鄉曲同爲編氓尤其所無畏或輕議已
亦何怪焉大抵指是爲非必妬忌之人及素有仇怨者
此曹何足以定公論正當勿卹勿辯也

諛巽之言多姦詐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
姦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

不竊笑我爲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發其
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言與已暗合者亦小人之最姦
黠者也彼其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
不竊笑我爲他所料也此雖大賢亦甘受其侮而不悟
奈何

凡事不爲已甚

人有言人而人不答者人必有所容也不可以爲人之
畏我而更求以辱之爲之不已人或起而我應恐口噤
而不能出言矣人有訟人而人不校者人必有所處也

七
不可以爲人之畏我而更求以攻之爲之不已人或出而我辨恐理虧而不能逃罪矣

言語慮後則少怨尤

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人所憑以爲爭訟之資至有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氣既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其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之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

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

與人言語貴和顏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未必其言語之傷人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懷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有怒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前輩有

言誠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耐事順自強人常能持此
最得便宜

老人當敬重

高年之人鄉曲所當敬者以其近於親也然鄉曲有年
高而德薄者謂刑罰不加於己輕詈辱人不知愧恥君
子所當優容而不較也

與人交游貴和易

與人交游無問高下須常和易不可妄自尊大脩飾邊
幅若言行崖異則人豈復相近然又不可太褻狎樽酒

會聚之際固當歌笑盡歡恐嘲譏中觸人諱忌則忿爭
興焉

才行高人自服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其言之
高

小人作惡必天誅

居鄉曲間或有貴顯之家以州縣觀望而凌人者又有
高資之家以賄賂公行而凌人者方其得勢之時州縣
不能誰何鬼神猶或避之况貧窮之人豈可與之較屋

宅墳墓之所鄰山林田園之所接必橫加殘害使歸於已而後已衣食所資器用之微凡可其意者必奪而有之如此之人惟當遜而避之逮其稔惡之深天誅之加則其家之子孫自能爲其父祖破壞以與鄉人復讎也鄉曲更有健訟之人把持短長妄有論訟以致追擾州縣不敢治其罪又有恃其父兄弟之衆結集兇惡強奪人所有之物不稱意則羣聚毆打又復賄賂州縣多不竟其罪如此之人亦不必求以窮治逮其稔惡之深天誅之加則無故而自罹於憲網有計謀所不及救者

大抵作惡而幸免於罪者必於他時無故而受其報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也

君子小人有二等

鄉曲士夫有挾術以待人近之不可遠之則難者所謂君子中之小人不可不防慮其信義有失爲我之累也農工商賈僕隸之流有天資忠厚可任以事可委以財者所謂小人中之君子不可不知宜稍撫之以恩不復慮其詐欺也

居官居家本一理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于請挹持而撓時
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復懷暴恣而貽人怨不
能回思者皆是也故見任官每每稱寄居官之可惡寄
居官亦多談見在官之不遑併與其善者而掩之也

小人難責以忠信

忠信二事君子不守者少小人不守者多且如小人以
物市於人弊惡之物飾爲新奇假偽之物飾爲真實如
絹帛之用膠糊米麥之增濕潤肉食之灌以水藥材之
易以他物巧其言詞止於求售誤人食用有不卹也其

不忠也類如此負人財物久而不償人苟索之期以一
月如期索之不售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售至於
十數期而不售如初工匠制器要其定資責其所制之
器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得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
不得至於十數期而不得如初其不信也類如此其他
不可悉數小人朝夕行之略不之怪爲君子者往往忿
寔直欲深治之至於毆打論訟若君子自省其身不爲
不忠不信之事而憐小人之無知及其閒有不得已而
爲自便之計至於如此可以少置之度外也

戒貨假藥

張安國舍人知撫州日間有賣假藥者出榜戒約曰陶
隱居孫真人因本草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
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報者甚衆不
論方冊所載只如近時此驗尤多有只賣一真藥便家
貲鉅萬或自身安榮享高壽或子孫及第改換門戶如
影隨形無有差錯又曾眼見貨賣假藥者其初積得些
小家業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自家合得祿料都被
滅尅或自身多有橫禍或子孫非理破蕩致有遭天火

被雷震者蓋緣贖藥之人多是疾病急切將錢告求賣
藥之家孝子順孫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誤賺非惟
無益反致損傷尋常誤殺一飛禽走獸猶有因果況萬
物之中人命最重無辜被禍其痛何窮詞多更不盡載
舍人此言豈止爲假藥者言之有識之人自宜觸類

言貌重則有威

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雜處之地吾輩或有經由
須當嚴重其辭貌則遠輕侮之患或有狂醉之人宜卽
回避不必與之較可也

衣服不可侈異

衣服舉止異衆不可遊於市必爲小人所侮

居鄉曲務平淡

居於鄉曲與馬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居貧者多在我者揭然異衆貧者羞澀必不敢相近我亦何安之有此說不可與口尙乳臭者言

婦女衣飾務潔淨

婦女衣飾惟務潔淨尤不可異衆且如十數人同處而一人之衣飾獨異衆所指目其行坐能自安否

禮義制欲之大閑

飲食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求之則爲饕爲饒男
女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狎之則爲姦爲濫財物
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得之則爲盜爲賊人惟縱
欲則爭端啟而獄訟興聖王慮其如此故制爲禮以節
人之飲食男女制爲義以限人之取與君子於是三者
雖知可欲而不敢輕形於言況敢妄萌於心小人反是
見得思義則無過

聖人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最省事之要術蓋人見

美食而必嘔見美色而必凝視見錢財而必起欲得之心苟非有定力者皆不免此惟能杜其端源見之而不顧則無妄想無妄想則無過舉矣

人爲情感則忘返

子弟有耽於情慾迷而忘返至於破家而不悔者蓋始於試爲之由其中無所見不能識破則遂至於不可回

子弟當謹交遊

世人有慮子弟血氣未定而酒色博奕之事得以昏亂其心尋至於失德破家則拘之於家嚴其出入絕其交

遊致其無所見聞樸野蠢鄙不近人情殊不知此非良策禁防一弛情竇頓開如火燎原不可撲滅况拘之於家無所用心却密爲不肖之事與出外何異不若時其出入謹其交遊雖不肖之事習聞既熟自能識破必知愧而不爲縱試爲之亦不至於樸野蠢鄙全爲小人之所搖蕩也

家成於憂懼破於怠忽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飢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所謂吉人凶

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興廢有定理

起家之人見所作事無不如意以為智術巧妙如此不知其命分偶然志氣洋洋貪多圖得又自以為獨能久遠不可破壞豈不為造物者所竊笑蓋其破壞之人或已生於其家日子曰孫朝夕環立於其側者皆他日為父祖破壞生事之人恨其父祖目不及見耳前輩有建第宅宴工匠於東廡曰此造宅之人宴子弟於西廡曰

心子孫無所憑藉則無以脫於飢寒多生男女視如路人耽於酒色博弈游蕩破敗家產以取一時之快此皆家門不幸如此冒干刑憲彼亦不恤豈教誨勸諭責罵之所能回置之無可奈何而已

節用有常理

人有財物慮為人所竊則必緘滕扇鏹封識之甚嚴慮費用之無度而致耗散則必算計較量支用之甚節然有甚嚴而有失者蓋百日之嚴無一日之疎則無失百日嚴而一日不嚴則一日之失與百日不嚴同也有甚

世範卷二
節而終至於匱乏者蓋百事節而無一事之費則不至於匱乏百事節而一事不節則一事之費與百事不節同也所謂百事者自飲食衣服屋宅園館與馬僕御器用玩好蓋非一端豐儉隨其財力則不謂之費不量財力而爲之或雖財力可辦而過於侈靡近於不急皆妄費也年少主家事者宜深知之

事貴預謀則不時失

中產之家凡事不可不早慮有男而爲之營生教之生業皆早慮也至於養女亦當早爲儲蓄衣衾妝奩之具

此賣宅之人後果如其言近世士大夫有言目所可見者謾爾經營目所不及見者不須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知非人力所及其胷中寬泰與蔽迷之人如何

用度宜量入爲出

起家之人易於增進成立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淺狹尙循其舊故日入之數多於已出此所以常有餘富家之子易於傾覆破蕩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廣大尙循其舊又分其財產立數門戶則費用增倍於前日子弟有能省悟遠謀損節猶慮不及況

有不之悟者何以支梧古人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蓋謂此爾大貴人家尤難於保成方其致位通顯雖在閒冷其俸給亦厚其餽遺亦多其使令之人滿前皆州郡廩給其服食器用雖極於華侈而其費不出於家財逮其身後無前日之俸給餽遺使令之人其日用百費非出家財不可况又析一家爲數家而用度仍舊豈不至於破蕩此亦勢使之然爲子弟者各宜量節

起家守成宜爲悠久計

人之居世有不思父祖起家艱難思與之延其祭祀又

及至遣嫁乃不費力若置而不問但稱臨時此有何術不過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女子之羞見人也至於家有老人而送終之具不爲素辦亦稱臨時亦無他術亦是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後事之不如儀也今人有生一女而種杉萬根者待女長則鬻杉以爲嫁資此其女必不至失時也有於少壯之年置壽衣壽器壽塋者此其人必不至三日五日無衣無棺可斂三年五年無地可葬也

居官居家本一理

居言當如居家必有顧藉居家當如居官必有綱紀

子弟當習儒業

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為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為儒其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修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筆札代牋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為童蒙之師如不能為儒則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為也子弟之流蕩至於為乞勾盜竊此最辱先一然世之不

能為儒者乃不肖為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等事而甘心為乞勾盜竊者深可誅也凡強顏於貴人之前而求其所謂應副折腰於富人之前而託名於假貸遊食於寺觀而人指為穿雲子皆乞勾之流也居官而掩蔽眾目盜財入己居鄉而欺凌愚弱奪其所有私販官中所禁茶鹽酒酤之屬皆竊盜之流也世人有為之而不自愧者何哉

荒怠淫逸之患

凡人生而無業及有業而喜於安逸不肖盡力者家富

則習為下流家貧則必為乞匄凡人生而飲酒無算食肉無度好淫濫習博奕者家富則致於破蕩家貧則必為盜竊

周急貴乎當理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其人樸訥懷媿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力周助此人縱不能報亦必知恩若其人本非窘乏而以干謁為業挾持便佞之術徧謁貴人富人之門過州干州過縣干縣有所得則以為己能無所得則以為惡難在今日

則無感恩之心在他日則無報德之事正可以不卹不顧待之豈可割吾之不敢用以資人之不當用

不可輕受人恩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之時受人之恩常在吾懷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徧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為虧義故雖一飯一縑亦不可輕受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宜詳味此

受人恩惠當記省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亦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爲難事

人情厚薄勿深較

人有居貧困時不爲鄉人所顧及其榮達則視鄉人如仇讎殊不知鄉人不厚於我我以為憾我不厚於鄉人鄉人他日亦獨不記耶但於其平時薄我者勿與之厚亦不必致怨若其平時不與我相識苟我可以濟助之者亦不可不爲也

報怨以直乃公心

聖人言以直報怨最是中道可以通行大抵以怨報怨固不足道而士大夫欲邀長厚之名者或因宿讎縱姦邪而不治皆矯飾不近人情聖人之所謂直者其人賢不以讎而廢之其人不肖不以讎而庇之是非去取各當其實以此報怨必不至遞相酬復無已時也

訟不可長

居鄉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大不得已而後與人訟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財物交結胥吏求以快意窮治其讎至於爭訟財產太無理而強求得理官吏

貪繆或可如志寧不有愧於神明讎者不伏更相訴訟所費財物十數倍於其所直況遇賢明有司安得以無理爲有理耶大抵人之所訟互有短長各言其長而掩其短有司不明則牽連不決或決而不盡其情胥吏得以受賕而弄法蔽者之所以破家也

暴吏害民必天誅

官有貪暴吏有橫刻賢豪之人不忍鄉曲衆被其惡故出力而訟之然貪暴之官必有所恃或以其有親黨在要路或以其爲州郡所深喜故常難動搖橫刻之吏亦

有所恃或以其爲見任官之所喜或以其結州曹吏之有素故常無忌憚及至人戶有所訴則官求勢要之書以請託吏以官庫之錢而行賂毀去簿歷改易案牘人戶雖健訟亦未便輕勝兼論訴官吏之人又只欲劫持官府使之獨畏已初無爲衆除害之心常見論訴州縣官吏之人恃爲官吏所畏拖延稅賦不納人戶有折變已獨不受折變人戶有科敷已獨不伏科敷跪立庭下抗對長官端坐司房罵辱胥輩冒占官產不肯輸租欺凌善弱強欲斷治請託公事必欲以曲爲直或與胥吏

通同爲姦把持官員使之聽其所爲以殘害鄉民凡如此之官吏如此之姦民假以歲月縱免人禍必自爲天所誅也

民俗淳頑當求其實

士大夫相見往往多言某縣民淳某縣民頑及詢其所以然乃謂見任官賊污狼籍鄉民吞聲飲氣而不敢言則爲淳鄉民列其惡而訴之州郡監司則爲頑此其得頑之名豈不枉哉今人多指奉化縣爲頑問之奉化人則曰所訟之官皆有入已賊何謂奉化爲頑如黃巖等

處人言皆然此正聖人所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何頑之有今具其所以爲頑之目應納稅賦而不納及應供科配而不供則爲頑若官中因事廣科從而隱瞞其民戶不肖供納則不爲頑官吏斷事出於至公又合法意乃任私忿求以翻異則爲頑若官吏受財斷直爲曲事有冤抑次第陳訴則不爲頑官員清正斷事自己豪橫之民無所行賂無所措謀則與胥吏表裏撰合語言妝點事務妄興論訴則爲頑若官員與吏爲徒百般詭計掩人耳目受接賄賂偷盜官錢人戶有能

出力為眾論訴則不為頑

官有科付之弊

縣道有非理橫科及預借官物者必相率而次第陳訟
蓋兩稅自有常額足以充上供州用縣用役錢亦有常
額足以供解發支雇縣官正己以率下則民間無隱負
不輸官中無侵盜妄用未敢以為有餘亦何不足之有
惟作縣之人不自檢已喫者著者日用者般挈往來送
遺給託置造器用儲蓄囊篋及其他百色之須取給於
手分鄉司為手分鄉司者豈有將已財而奉縣官不過

就簿歷之中恣為欺弊或攬人戶稅物而不納或將到
庫之錢而他用或偽作過軍過客券券及修葺廨舍而
公求支破或陽為解發而中途截撥其弊百端不可悉
舉縣官既素受其污啖往往知而不問況又有懵然不
曉財賦之利病及曉之者又與之通同作弊一年之間
雖至小邑虧失數千緡殆不覺也於是有橫科預借之
患及有拖欠州郡之數及將任滿請託關節以求脫去
而州郡遂將積欠勒令後政補償夫前政以一年財賦
不足一年支解為後政者豈能以一年財賦補足數年

財賦故於前政預借錢物多不認理或別設巧計陰奪民財以求補足舊欠其禍可勝言哉大凡居官蒞事不可不仔細猾吏姦民尤當深察若輕信吏人則彼受鄉民遺賂百端撰造以曲爲直從而斷決豈不枉哉閒有子弟爲官懵然不曉事理者又有與吏同貪雖知其是而妄決者鄉民冤抑莫伸仕宦多無後者以此蓋亦思上之所以責任我者何意而下之所以赴愬於我者正望我以伸其冤抑我其可以不公其心哉凡爲官吏當以公心爲主非特在己無愧而子孫亦職有利矣

袁氏世範卷二終

